

句 容 文 史 资 料

(第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句容县委员会编
文 史 资 料 委 员 会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2024/4

政协句容县第五届委员会
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成员名单

主任：颜振东

副主任：蔡庆生

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振琳	冯定国	孙明才	祁宏夫
陈 鲁	徐齐邦	蔡竹友	

目 录

教育窗口

- 句容教育史话.....夏正辉(1)
- 句容县八十年代中、小学教学研究
纪实.....华晓峰(24)
- 句容县二中办学十五年来的回顾...徐彭年(35)

人文荟萃

- 樊明征:吴敬梓、袁牧的挚友.....张丽生(123)
- 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程尊平(39)
- 句容人孙恩领导的农民起义.....蔡竹友(42)
- 潘启亮传略.....董锁元(44)
- 著名散文作家、诗人——骆文.....王学英(46)
- 茅山不老苍松——朱易经.....邹史澜(49)

宗教文化

中兴律祖——古心和尚……………程尊平(55)

“江苏省句容县大茅山道教整理

会”成立前后……………黄鹤潮(60)

茅山“三茅真君”开光散记……………孙明才(62)

葛洪《抱朴子》中名句通解

……………江若萍 徐齐邦(67)

葛洪论气功……………张继安(76)

轶事佚文

句容轶事录(续五)……………程尊平(81)

轶闻二则……………陈相臣(95)

史料考证

关于“夏禹登句曲山”小考……………程尊平(97)

“句容解放”几个问题的考证……………孙绍忠(99)

农 副 诸 业

- 句容土壤普查成果..... 张远根 吴行国(107)
句容茶叶大发展的起步..... 孙绍忠 吕善弟(110)
近十几年来山羊品种改良简况..... 徐宏树(113)

其 他

- 句容电力发展小史..... 李 锋 郭长平(115)
忆“文力锡剧团”初建..... 孙荫初(118)
与台商家乡行..... 侯建萍(120)

句容教育史话

(公元624年—1992年)

夏正辉

(上)

(一) 封建科举时代的教育(公元624年—1911年)

句容教育源远流长,县学、书院、私塾历史悠久。《江苏省志·教育志概述》(征求意见稿)中记载,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诏诸州县令置学,句容就兴办县学。

书院以茅山书院为最早,约于宋真宗大中祥符(1008—1016年)初营创,是江苏最早的书院,与石鼓、白鹿洞、嵩阳、岳麓、应天府等书院,合称宋初六大书院。除此,史书记载的从宋至唐还有南轩、华阳、江左、正心、三友、道一、句曲等书院。

元代设社学,社学制度系小学性质。明洪武八年,16乡俱立社学。社学废,四乡又兴文舍。

句容邻近六朝古都金陵,在明代,中央提学御史常驻节句容。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设“提调学官”管理教育,南北直隶各置提学御史一员,两京(南北直隶)之提学御史,以按察使、副使、金事分司各省之提督学道,管理地方学校生徒“考课黜革”之事。神宗万历年间,南京(南直隶)包括上

江、下江两地区，上江即今安徽省，下江为今江苏省和上海市。南直隶提学御史，由于每年要到所属府州开考，要到各地考察教师的优劣和生员的勤惰，因句容地处京畿，常驻节句容。

万历廿三年（1595年），县创建督学院署，后扩建，设有考棚、阅卷所、大堂多处，岁科两考，各府诸生都会集句容考试。江宁府8个县乡试考棚多年设在句容。

由于南京提学御史管辖范围大，地域广阔，且终年要轮流到所属府州开考，一年中又须亲临各地两次，一人忙不过来，遂又增一名提学官，管辖下江地区的苏、松、常、扬、淮、镇六府及徐州一州学事。南直隶下江地区提学御史，选择地理位置适中，交通便利的江阴，作驻蹕地。后南直隶改置江南省。

到了清朝，句容仍为江南教育重镇。清顺治八年（1651年）上江、下江两地区合并，新任两江提学御史李嵩阳，常时驻节句容，便于照管安徽、江苏两地区。越两年，上江、下江仍旧分差，下江学使石申，常驻江阴。上江学使常驻句容。康熙元年（1662年）上、下两江再次合并，两江学使又常驻句容。

学使（后称学政）驻节江阴、句容计293年，其中明代13任，清代111任，共124任，113人，他们的出身资历有状元、探花、榜眼、翰林、进士、举人、传胪、鸿博等，他们任学使时所带的官阶有正、副都御史，六部侍郎，九卿或少卿，翰林院侍讲，国子监祭酒等，不少学使在任内很有政绩，才高德硕，为海内所景仰，为地方办了实事。如常驻节句容两江学使邵嘉，以参议于康熙十五年到任，任满后调升京堂，未及赴任病故，上、下两江诸生，请求崇祀在江阴、句容名宦祠。

学使驻节句容，除负责学校政令、考试、考察师生学业与行为外，还兼管地方一切有关教化、文物及学术情事，对句容的民风、教化深有影响。

乾隆六年，在督学院署的阅卷所办华阳书院。今尚存三进房屋在县医院大院内，这是我县史料记载的8处书院中，唯一有遗址可查考的书院。

私塾的产生年代久远，明、清时期遍及句容城乡。

在漫长的封建科举教育年代里，县学、书院、社学、文舍、私塾是当时实施教育的主要处所。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国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侵华加剧，全国上下救亡图存呼声急起，戊戌(1898年)4月，清帝面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立意维新，实行“新政”，下诏各省开办学堂，五月，京师大学堂开办。这是创办国立大学的开端。为了给“新政”培养人才，光绪廿七年(1901年)清政府明令全国书院改为学堂，省书院改为大学堂，府州书院改为中学堂，县书院改为小学堂，这是公立中学、小学的开端。我国公立的始祖小学是南洋公学外院，光绪廿三年(1897年)创办，蒙学课本就是该校编辑的。翌年，无锡三等公学堂创立，自编“蒙学课本”为我国最早的小学教材。

华阳书院于光绪廿九年秋改为官立高等小学堂。这是县内最早的学堂。学堂设堂长、教习。

随着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兴起，县内学堂逐渐增多，培训师资成为当务之急，1904年，县开办师范传习所，培训小学堂教习。

1905年8月，清政府下令：“停科举以广学校”。自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改选举取士为科举取士至清光绪卅一年(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止，这一制度延续了1299年，

至此宣告结束。

在漫长的封建科举教育时期，句容历代人才辈出。资料记载有进士117人，其中宋代23人，明代64人，清代26人，其他朝代4人。清顺治九年中进士的笪重光，字在辛，号江上外史，郁冈扫叶道人，系白兔乡茅庄村人，精鉴赏，工诗文，尤以书画名重一时，为清代政界、艺术界名人，著有《画荃》、《书筏》传世。

县教育局教育志编写组1985年曾对晚清句容县县试府试登榜情况在11个乡镇作过不完全的调查，计有贡生9人，廪生7人，秀才41人，其中不乏爱国志士、学者名流。

光绪卅二年，县儒学署改称“句容劝学所”。

废除科举制度，县内有识之士开始兴办新学。私人办学也因时而起，严诚之等创办了私立启新小学堂。1907年，创办益智女子学堂。

说到女子学堂，这里顺带叙述一下开设女子学堂和男女学生同校的事：因按事件发展记叙，内容已超过本节时限（1911年）范围。

光绪廿九年《奏定学堂章程》蒙养院及家庭教育法第一章第二节说：“中国此时若设女学，其间流弊甚多，断不相宜。”可看出，在当时是不准设女学的。至光绪卅三年（1907年）才正式解放女禁，公布“女子小学堂章程”，规定设立女子小学堂的制度。我县益智女子学堂就在这一年创办，说明我县有识之士，紧跟着时代的潮流。

至于男女学生同校，按民国元年教育部公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之规定：“初等小学男女同校。”于是小学初级才由男女分校到合校。民国四年《高等小学令》施行细则第十六条规定：“高等小学应分别男女各编学级。”也就是

说：高级小学男女只能同校，但不能同班级同座位。至民国十一年（1922年）《学校系统改革令》的公布，才根本废除小学教育男女有别的法规。

在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出现正规的男女同校教育，是1920年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首创的。8位妙龄姑娘，置身于近1000名男大学生中，人人投以爱慕的眼光，这8位“革命”的女士，身着男子服装，蓄短发，剪平头，在高等学府里和男生生活、学习在一起，男同学不把她们视为女性，爱称“男性化的女性”、“有男子气概的女子”，也有称之为“丑八怪”的。

这8位姑娘进入学校，也不是只凭勇气轻易入闹的。学校当局在入学考试，课程设置及评分等方面，都严格做到男女一样，不偏袒女生，不降低录取标准，报考人数不少，考试结果，令人遗憾，只有8位姑娘适合条件，和“丑八怪”成了巧合。

男女同校，开始是人人看不惯，现在已司空见惯，足见新事物的诞生是艰难的，然而又是势不可挡的。

（二）民国前期的教育（1912年—1936年）

辛亥光复，推翻了封建帝制。民国元年（1912年）学堂改称学校。

民国八年，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曾在白兔镇开办崇德第一高等小学、崇真女校，这是句容境内开办的最早的教会学校。1926年，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在下蜀桥头镇之西山创办三育大学，后改“中华三育研究社”“三育神学院”。直至解放前夕。

民国十二年（1923年）句容县劝学所改为句容县教育局。这是句容建教育局之始。美国是1853年开始设教育局

的，这时将美国教育局制度运用于中国，是效法欧美，是教育制度上一大革新。从当时县知事委任的教育局长人选看，江苏省60县，由原县劝学所长充任县教育局长的有33个县，占二分之一以上。句容教育局长严大奎是新委任的。县劝学所改组县教育局，仅是换了一块牌子。教育局这个名称现仍沿用。

县建立教育局后，全县分为五个学区，后改为四个学区。

据江苏《省政府公报》载：1923年下半年起，句容实行新学制，将国民学校一律改为初级小学，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与县立女子高等小学合并，改称县立第一小学校；代用高等小学改称为代用第一小学校；乙种农业学校与四乡职业学校及职业补习科合并，改为县立贫民职业学校。”

1926年县立初级中学创办。1929年，县立师范建立。这一年，全县学校最多，除县立中学、师范外，有县立高小、代用高小、公立小学计7所，初级小学200余所。

次年，因农业歉收，教育经费减少，省府下令紧缩裁併学校，省教育厅通令各县设立义教实验区，救济失学儿童，实验区内开办短期小学、简易初小。吾县境内开办了短期小学23所，二部制短期小学9所，二部制短期小学班1个。民国廿四年出版的《江苏教育》第五卷第八期记载：全省61个县义务教育普及，能如期依照规定学教数办理完成的有8个县，句容县在8个县中居首位，县长盛止戈获省府记功奖励。

1934年，天气大旱，数月不雨，是个大旱年，教育经费，来源枯竭，县府奉令又紧缩裁併学校49所。

按照划分的四个学区（即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学区）灾前学校分布情况是：第一学区有45校，53级，第二学区有55校60级，第三学区有35校35级，第四学区有50校52级。全

县初小大多数为单级制，另请助教1人。其分级标准，最少35人，最多50人，每级平均生数1934年上学期为40.1人。

教师的学历：民国廿三年教育局对全县私塾级师举行过文化业务检定，检定合格者32人。翌年，对全县244名（内女11名）教师资历状况进行过调查：大学或高等师范毕业生11人，专科学校毕业生9人（内女1人）师范或高级师范毕业生26人（内女3人），县立师范或乡村师范毕业生107人（内女4人），简易师范讲习所毕业生23人，高中同等学校毕业曾任教员二年以上者20人，试验检定合格未滿有效期者32人（内女1人），其他合于规定资格者7人（内女1人），不合格者3人，资历未详者6人（内女1人）。

私塾和学校一直并存。私塾教育对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下面的统计资料可以说明：

民国廿一年句容县各区级育级计表

区 名	识字者	曾入私塾者	曾入学校者	能写信者
第一区	3525	1590	1930	1400
第二区	5230	3362	1767	1633
第三区	4033	3016	1476	1160
第四区	2599	2110	700	781
第五区	2984	2502	764	971
第六区	3341	2537	1111	1409
第七区	2690	1927	766	768
第八区	2213	1557	836	760
第九区	4947	4201	1345	1932
全 县	31562	22802	10695	10814

民国廿四年，全县有小学127所，146个班级，私塾就有147所，可见我县私塾教育之发达。

民众教育，光绪卅年（1904年）城内开办过民众识字简易速成班，民国廿四年（1935年）全县有四所民众教育馆。

民众教育普及程度：据1932年资料记载：全县人口中，10岁以上男子约10万人，女子约9万人，其受教育程度，仅就能识字及能写信两种程度而论，能识字的男子约为30%，女子约为1.6%，能写信的男子有4%，女子只有0.4%。

（三）抗战时期游击区内抗日根据地的及句容解放前夕期间的教育（1937年—1949年3月）

抗日战争爆发。民国廿六年（1937年）十二月五日，句容沦陷。城乡学校统统解散。1938年5月，新四军进入茅山地区，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新四军团结抗日宣传的影响下，我县教育界知识分子，如樊玉琳、樊绪经、巫恒通、洪天寿等，满怀爱国热忱，投笔从戎，参加抗日的行列，留下可歌可泣的悲壮事迹。曾任益智女校校长、地方教育督导员的巫恒通烈士，投笔从戎后，任新四军新三团团长和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兼句容县县长。在对敌斗争中，不幸负伤被俘。狱中拒医绝食，光荣殉国。陈毅司令员以文天祥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为悼词，发来唁电。苏南抗日根据地军民，莫不肃然起敬，沉痛致哀。

抗日救国，匹夫有责。投身抗日救亡活动，是当时抗战形势之需要。

1938年7月，新四军一支队在我县边境前陵（宝埭西）举办“东南抗日青年政治训练班”（两期），每期10—15天，组织镇江、句容、丹阳、宝埭一带的爱国青年参加学习，陈毅亲自讲课，第一期春城乡有4名青年参加，其中有西村私塾

教师贡兆生。

1938年8月，新四军一支队民运科长王丰庆，在句二区首先发展贫农知识分子小学教师樊绪经入党，接着发展其学生郑传三、朱年坤和私塾老师凌玉璠入党，建立起茅山地区第一个党支部——大支里党支部。一支队民运干部谢石鼎等，进入句南虬山地区，在葛村乡下家村又发展私塾老师俞殿科入党，建立江句地区第一个党支部——百里庄党支部。

很多私塾、学校，是新四军安置政工干部的隐蔽处所。茅山脚下的成村小学，是句三区区区长许行之常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研究和布置抗日工作的地方。日军扫荡，斗争形势紧张，镇句县县长洪天寿曾将政工干部伍歌（又叫李景白）张白里（又叫朱延泽）送至西荆塘小学任教师。区长许行之也将女干部沈侠安排在茅山脚下北镇街小学任教，他们以教师作掩护，秘密从事抗日活动。

很多教师，是抗日政权中的骨干力量。西荆塘小学教师乔选，先任该校校长，后调至抗日政府任二区区长。笪元康接任校长后，不久也被调至区政府搞抗日工作，樊明之、蒋元煦、卢肇熙、高恒庆、樊修德等，既从事学校教育，又担任地方政权工作。

毕明真先生对自己道路作了选择：民国卅三年十月十六日苏皖区党委和苏南行署机关报——《苏南报》262期刊载：

“苏南行政公署于双十节召开苏南各界代表座谈会，连新闻记者共150多人参加，句容县参议会议长毕明真先生出席，会上他发言说：“……我本人原先一直服务教育界，抗战后在外逃难一些时候，回来和新四军相处，很觉得亲切，现在我被选为参议长，鬼子已经下令通缉我，悬赏10万元买我的头，但是我不管，句容的老百姓也不会为了10万块钱来害

我。”

茅山西麓的王庄小学，当时是日伪据点里的学校，这是敌我都在争夺的一所学校。校长吴济之，抗战前曾任国民党句容县四区区长，句容县督学，是位开明人士，在地方上有点威信，协助过新四军，樊玉琳曾争取过他。吴济之因家贫常抽头聚赌卖鸦片，和一些关系不睦，遂跑到王庄日伪据点里办起了王庄小学。吴的儿子吴顺性及其他两人在该校任教师。

吴顺性是国民党外围组织“前锋社”成员，后为“前锋社”句容分社社长。“前锋社”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组织，是专门对付共产党、秘密搜集我党政军重要情报的。抗战初期，王庄小学曾动员和介绍一些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到溧阳河心去读书，名义上是去读书，实际上是诱惑一些有文化的知识青年，离开抗日根据地，加入“前锋社”，为顽固派反共效劳。使有文化的知识青年陷入歧途，对我方影响很坏。

为了拯救陷入“前锋社”的一部分青年，茅山抗日根据地句容县委根据上级指示，决定要把这些青年引向革命道路，决心要破获国民党“前锋社”，争取教育知识青年，为抗日救国服务。1944年春节，县委书记陈耀华，写信给吴顺性，要吴回来同他谈谈，吴顺性没有回来。后吴顺性被我方巧妙地逮捕。

对吴济之，抗日民主政府一面施加压力，一面积极争取。在政策攻心的前提下，吴家父子，经我新四军政工干部李雪君、许行之的严词教育，父子俩终于认清了敌伪顽固勾结作恶，破坏抗日的罪行，表示悔改。

1944年5月13日，抗日民主政府在茅山脚下成村小学召

开了有一、二百名干部及上层分子参加的会议，宣布对吴顺性等人的宽大处理，吴在会上交待了自己参加“前锋社”的经过和活动情况，认识到国民党顽固派坑害青年，共产党拯救青年。苏皖区第一行政区一地委书记汪大铭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他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和破坏抗战的罪行，讲明青年人走错了路，只要回头，走上真正的革命道路就好，既往不咎，并阐明我党我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吴在会上表示了态度，父子双双转变立场，愿意参加革命工作，投身到抗日洪流中去。此后，就参加了革命，先在县政府工作，后到47团工作。

吴家父子立场转变，政治影响甚好，对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颇为有利，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应该走什么道路，向何处去，指明了方向，教育意义深刻。1944年6月24日苏皖区党委编印出版的《火线报》曾为此事发表消息，题为《句容士绅吴济之父子参加抗战工作，受我宽大政策深刻感动》。

很多学校师生，在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冬防队等抗日群众团体组织和带领下，组织儿童团、学生送情报，组织通讯网，组织高年级学生帮助抗日民主政府填写征收钱粮的表册，欢送参军，送慰问鞋，宣传减租减息，参加抓赌游乡，给新四军带路，为抗日民主政府送情报，照料伤员，营救老师，宣传团结抗日。西荆塘小学前陵小学等师生在欢送参军对演唱《劝郎去当兵》

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

我的郎呀快回头，快快参加新四军。

在群众会上演唱《剪发髻歌》

诸位哥嫂和姐妹，都来参加妇抗会；

剪头发，真象样，不用簪，不用网；

学习新时装。

这些演唱对宣传抗日，妇女翻身，树社会新风尚，发挥了作用。今天健在的老头老太，谈及此事，仍津津乐道。

1943年9月14日，日军南甯旅团冈奇中队偷袭我新四军十六旅四十八团，我反击获胜后，立即转移。可是有一名重伤员掉队了，第二天早晨，被成村小学学生发现，殷勤照料，并立即报告游击小组。该小学十几名小学生还冒着生命危险，将自己的老师从鬼子的水缸里，在明晃晃的刺刀下营救出来。

抗日民主政府的干部，利用学生监视敌伪顽派进学校的反动份子。句二区一所小学，该校有一教师，利用其合法身份，搜集情报，向敌伪顽提供我方机密情况，向群众进行反宣传。我区政府派该校六年教学生昌勋，进行监视，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我方将这名反动分子处决了。

私塾是新四军干部的掩蔽所。1942年，春城郭干村娘娘庵私塾老师林腾芳，在初夏的一个阴雨天，一位新四军干部冒雨闪进学校，示意后面有日军追赶。林老师稍楞一下，立即为之化装，同意父子相称。不一刻，五、六个日军手持刀枪，闯进大门，林老师冷静地谈几句日本话，与日军周旋，终于诳走敌人。事后这位新四军干部常来学校看望，最后分别时，特地将印有“抗战到底”四字的一只小瓷茶壶，送给学校，以示纪念。至今干部姓名不详，茶壶现存镇江市博物馆。

爱国人士采取各种形式办学。樊玉琳在樊古隐办初中补习班，沿用抗战前课程。一些学校和私塾，根据战地服务团宣传材料：

“好男要当兵， 好铁要打钉”。